

牧童名家随笔



◎ 芒克 著

Gifted Generation



瞧！这些人

时代文艺出版社

瞧！这些人

Gifted Generation

芒克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瞧！这些人 / 芒克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9

ISBN 7-5387-1823-0

I. 瞧... II. 芒...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9303 号

瞧！这些人

作 者：芒 克

策 划：张 明

责任编辑：焦 瑛 张 明

装帧设计：爱宝隆工作室

责任校对：逯存磊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电话：0431-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北京牧童之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6 开

字 数：180 千字

印 张：15

版 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01-15000 册

书 号：ISBN 7-5387-1823-0/I · 1725

定 价：32.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北京牧童之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东方东路 9 号东方国际大厦 5 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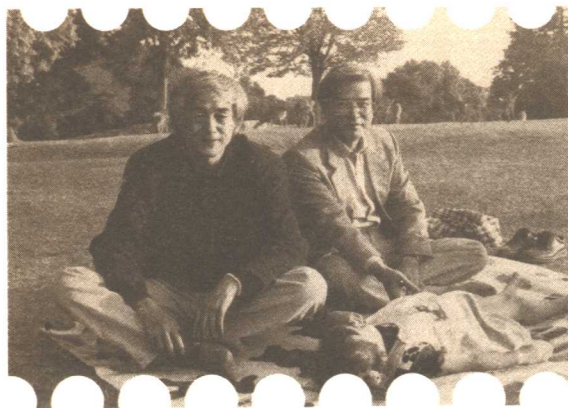
邮 编：100027 电话：(010) 64615439 64615431



1980年芒克与江河、严力、马德升、白天祥（法国人）等聚会。



1980年，舒婷上京参加“青春诗会”时与《今天》编辑部全体成员合影。二排右三为芒克，前排右一为舒婷。



1997年，芒克和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是永骏先生在奈良。



目录

- 01/序 03/根子 他——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家谱中记载为三十三代传人。他没有从过军，更没有指挥过千军万马，但他却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早熟的一个能统率汉字的天才诗人。12/多多 我想没有比多多写诗更投入和玩命的人了。他硬是把自己从一个胖子写成了一个瘦子。当然他的诗无疑也是一流的，我认为在当今中国能与他匹敌的诗人真没几个。17/彭刚 彭刚就是个画家。一个极其出色的画家。我就觉得，那时画画的人可不少，但哪一个在我的眼里都不如他。20/北岛 众所周知，北岛是我们这一代最有影响和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他的人格也极具魅力。27/阿城 我欣赏阿城，一是他的人品，再有就是他的学问。他才是一位语言功夫真正到家的人。33/陈凯歌 我始终认为年轻时的凯歌就很有抱负。他也始终有着自己的思考和独立的见解。果不其然，他现在已算是功成名就。但愿他还能拍出更好的电影。34/食指 他对诗的痴迷近乎到了他好像就是为诗而生的。我想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个诗人，能够像老郭一样一字不漏地背诵自己全部的诗作。他——食指，一个如此一生为诗献身的人，诗可千万不能对不起他啊！39/老鄂 他是那么一个对朋友真诚而又一点不图功名的人：43/顾城 他已死于异国他乡。听从那里来的人讲，他的孤坟在一座岛上无人光顾，永远孤零零的，可悲而又荒凉。47/杨炼 他这人似乎也从不知疲惫，这就如同他的诗一样，永无止境而又极富激情。54/唐晓渡 唐晓渡是个极其认真和负责任的人，他人也大度，就是那种“肚里能撑船”的人。所以我常常喜欢叫他“肚子”，以示尊重和友情。61/林莽 他绝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他这人不论写诗，做事和

SAB 51/1005

做人，都实实在在，在朋友们当中林莽始终很受大家的敬重。他年长一些，出生于1949年。他的确颇有个老大哥的样子。67/ 马德升 老马永远是那个老马。老马该狂。

但更狂的应该是他的画。71/ 严 力 严力的自我感觉一向良好。他似乎根本不在乎街上人们的斜眼，也不在意那些朝他投来的恶意见神。他照样神气活现地走他自己的路，心里和脸上都美滋滋的。78/ 迟 耐 我则认为迟耐的义气和性情

都是源于他骨子里的。他就是这么一种人，仗义，对朋友没说的，且有求必应。

82/ 林春岩 总还透着 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那种傲劲儿，他就是狂。

87/ 伊 灵 如果你不仔细注意，你难以发觉他的那双总在捕捉什么的眼睛，似乎又捕捉到了什么，捕捉到了谁。画家伊灵话不多说，但他很乐于去观察。

91/ 艾 丹 他的那双眼睛看人是一看一个准儿。这就像他看古董一样从没看走过眼，什么真假好坏他一目了然。也许正因为 他太明白了他便会更觉孤独。

94/ 黑大春 是我所见过对诗歌创作最认真和最执着的人之一。并且他还十分着迷于诗朗诵，这也是他有别于其它诗人的一大特点。98/ 张 弛 张弛是个好酒

的主儿，他喝是喝书却忘不了写。如今他已有好几本书出版，并且是个著名的作家了。

101/ 雪 迪 诗就像他做的菜一样味儿重，如再加上他的嘴去朗诵，那肯定好极了。104/ 默 默 默默人大气。他不同于一般的上海人。尽管他比他们或许更

是个上海人，也更地道。默默也极仗义和极富情感。110/ 西 川 西川其实也

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也极善言辞，极能雄辩。115/ 欧阳江河 我想欧阳

江河心里也一定深知诗对于他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没有他的诗哪来的欧阳江河！

121/王 强 王强对诗的热爱不但持久而且纯粹，他写的诗也如同他这个人一样浪漫和美好。王强只需要美好，其它的你看不出他很在乎。他似乎也不想得到。

125/廖亦武 我们在漆黑的山间听老廖吹箫，他吹得声调那叫凄惨。那晚老廖还跟我拼酒，他酒量一般，却能连灌凉水三大碗。129/海 雷 我始终认为海

雷是一位极有头脑的诗人，他的诗就像他这个人一样既怪又邪。133/顾晓阳 顾晓阳在一起真是没有不乐的时候。他小子总是瞪着大眼睛盯着你说话，而且话说得

也极幽默。137/吕 瑛 吕瑛这些年的生活变化得也太大了。但他仍旧还是那么一个自信、乐观和性情中人。他对待朋友始终热情，对待友谊他绝对真诚。

141/巴 威 巴威在创作上是勤奋的，他对待写作也极其认真负责，这就跟他做人一个样，他在做人和在创作上的态度是相同的。他从来就不会去做那种违背人性和

自己人格的事，他的心态也总像他的人一样健康和善良。145/林 墨 他是位聪明和技艺高超的画家，他知道自己应该怎样生活。149/黄燎原 黄燎原为

人很好，所以他结交的朋友也众多。他总是保持清醒，他总是清醒地迎来一群朋友，又清醒地送一个朋友走。152/王 朔 王朔不论怎说都是这个时代最有影响

和最出色的作家之一。他天生就是干这一行的。155/于承惠 我曾问过于大哥有如此好的武艺最想做什么？看得出拍电影做演员对于他似乎并不太重要。他说他

很想在以后办一个武馆或者武术学校，他希望中国的武术精华能够一代代传下去。159/狗 子 狗子就是狗子。狗子绝不同于其他的人。162/麦 城 他不

但语言绝妙，而且想象奇特。尽管他自己从来没把自己当个诗人，但他的诗却足以证

明了，他不是诗人又是什么？他是用诗得到了大家对他的认可。166/于坚
若论写诗，于坚不但具有天赋也极具实力。若论人格和人品，于坚给我的感觉也很正
直并且率真。170/臧棣他这人个儿头虽高，可人很随和又很文气，倒不如
他的诗看着凶猛。应当说他的诗要比他显得强悍得多。

附录： 175 这就是芒克 阿城 178 开心老芒克 唐
晓渡 187 芒克印象 林莽 193 芒克的“人民性” 西川
199 我的生命中不可缺少你们 迟 耐 204 诗人之
交醉如酒 杨小滨 206 一尊灰色偶像 黄燎原 212
我和芒克和张弛和酒 狗子 224 芒克创作与活
动年表

序

人的一生不可能离开人去生活。我的生活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朋友。如果说没有这些朋友我还谈什么我？我的人生和经历可以说是与朋友们共同构成的。

几十年的岁月让我接触到许多的人。其中熟悉的面孔有多少我也难以记清。我在这本书里所提到的这些人全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在文学艺术领域个个算作人物，且他们大都还生活在这个世上，除了个别人因故早亡。

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和谈到这些人，总还是有一些原因的。其一，我不想写自己，就是写什么回忆录之类。关于我自己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早晚都将会随我一同消失在坟墓里。

其二，有不少朋友都希望我对朋友们能有个交待，也就是说，他们想知道我是如何对他们评价的或者说对他们怎么看？我细想也是，我总不能就这么一声不吭地最终离开了朋友们，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那我也太不够朋友了！

我终于决定了去写，又早早地与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为的是怕自己半途而废或突然失去了兴趣。马上着手去写，又觉得急匆匆的，因为时间太紧，真是自己把自己逼的。还好，我要写的这些朋友都太熟不过了，用不着考虑太多，更无需顾虑说谁什么。我想我说谁什么又怎么了？这些朋友谁又会在意我说什么？！

其三，我也想借谈朋友之机讲一些往事和我简单的经历，否则我还有什么可谈的？写着写着，我便不知我到底该去写谁了。写谁好不好这我倒不太在乎，反倒在乎起我应该写谁还有谁没写？说实话，我在这里写不到的朋友肯定太多了。我也知道我不可能把谁都写到。想想如果是那样，那可真是一件没完没了的事了。我做不到。我也明白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能做到。

在此，我希望我在这本书里所谈到的朋友，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最好能付之一笑。而那些我没谈到的朋友更无需去想什么了，因为我说的这些又有何重要？！

根子，原名岳重，1951年出生，1967年毕业于北京三中，1968年底到河北白洋淀插队，1972年进中央乐团，成为男低音独唱家，1971年至1972年写作长诗数首。80年代在中央乐团。后去美国现居纽约，为一家电台做播音员。



根子（诗人）

多年以后，当一个低沉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你还活着呐？”我惊得差点儿没背过气去。那是前几年的一天，老根子突然从美国回来了，在此之前我们已有十多年没见面，我只知道他出去了，去了美国。至于他在那里如何生活或生活得怎么样，我是一无所知。

他会不会死了？我曾这么想过。谁死他也死不了，我最终又这么觉得。果不出我所料，老根子依然健在且活得挺好，只是他的声音出现得意想不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消失了太久又冷不丁儿地冒出来，确实会使人一时难以相信而又吓了一跳。

我们见面，一边饮酒一边叙旧。

我说：“你怎么都谢顶了？”

他回答我：“要不谢顶那就不是我了。”



我问他诗还写不写？他说：“写了一首，已写了好几年，还是那么几行。”我又问他歌还唱不唱？他说：“咱们别再提这个。”他接着跟我说他这么多年与谁都没有联系过，随后便开始一一地问我。

老根子真是我太老的朋友了。他大名岳重，与我和多多是初中时的同班同学。后来我们又一道去河北的白洋淀插队，同吃一锅饭，同住一间房。但他在白洋淀呆了没两年，他天生一副好嗓子，20世纪70年代初便被招进了中央乐团。在乐团他是当时最棒的男低音，可他照样每天喝他的酒，干他想干的事，从不以为然。他那时在我眼里整个就是这么一个人——身躯庞大而又极懒。

老根子人懒，这连他自己都不否认。在白洋淀插队时大伙儿一块儿过日子，他除了有时烧烧火，其他的活儿他不会干也什么都不想干。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他是个天才，他不仅是个天才的歌唱家，同时也是个天才的诗人。1972年老根子随手抛出了几首长诗，其中以《三月与末日》为最，立时震惊了“地下文坛”。当时有人称他为“诗霸”，老根子仍旧不以为然。

再往远了说，老根子在中学时代便是我们班文学最好的一个，他那时写的一篇作文就被登在了前苏联的一本杂志上。这在那会儿可算了不得。更了不得的是他还通读过当时的——原版禁书《金瓶梅》，那时他也不过才十五六岁。

老根子又回来了。这已是他第三次从美国回到北京。之前那次，他回来告诉我他去了趟荷兰并见到了多多。我问他多多怎么样，他说别提了，老多多让他三晚上没睡觉。原来是多多可见到老朋友和想说话的人了，他便不分昼夜地逮住老根子一通猛聊。我又



1988年，诗坛“三剑客”在香山。从左至右：周舵、芒克、根子、多多、黄贝岭、林墨。



1996年，芒克与根子（右）相聚纽约。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群朋友游香山。

(左二根子、左三芒克)

问他那个西班牙女郎怎样（他带那个女人来过北京），1996年我去美国时也见到他和她在一起，老根子告诉我他们已经吹了。他说吹了挺好，不吹反倒不正常。而后，我又老话重提，问他写了什么没有，这回他很认真地告诉我他正在写一部小说。我问他写了多少，他说已有十多万字。我问，快写完了吗？他说不，暂时还收不住。我说能看到你写的东西真是太难了，太费劲儿！他回答说干什么不费劲儿？！

那天晚上我们是在酒吧见的面。后来又来了作家阿城。老阿城看看我们，夸我们俩老了才真精神。这使我不由地直仔细瞅老岳重。他——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家谱中记载为三十三代传人。他没有从过军，更没有指挥过千军万马，但他却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早熟的一个能统率汉字的天才诗人。

三月与末日

根 子

三月是末日。

这个时辰

世袭的大地的妖冶的嫁娘

——春天，裹卷着滚烫的粉色的灰沙

第无数次地狡黠而来，躲闪着

没有声响，我

看见过足足十九个一模一样的春天

一样血腥的假笑，一样的

都在三月来临。这一次

是她第二十次把大地——我仅有的同胞

从我的脚下轻易地掳去，想要

让我第二十次领略失败和嫉妒。

而且恫吓我：“原则

你飞去吧，像云那样。”

我是人，没有翅膀，却

使春天第一次失败了。因为

这大地的婚宴，这一年一度的灾难

肯定地，会酷似过去的十九次

伴随着春天这娼妓的经期，它

将会在，二月以后

将在三月到来。

她竟真的这个时候出现了
躲闪着，没有声响
心是一座古老的礁石，十九个
凶狠的夏天的熏灼，它
没有融化，没有龟裂，没有移动
不过礁石上
稚嫩的青草，细腻的沙砾也被
十九场沸腾的大雨冲刷，烫死
礁石阴沉地裸露着，不见了
枯黄的透明的光泽，今天
暗褐色的心，像一块加热又冷却过
十九次的钢，安详，沉重
永远不再闪烁
既然

大地是由于辽阔才这样薄弱，既然他
是因为苍老才如此放浪形骸
既然他毫不吝惜
每次私奔后的绞刑，既然
他从不奋力锻造一个，大地应有的
朴素壮丽的灵魂
既然他浩荡的血早就沉淀
既然他，没有智慧

没有骄傲

更没有一颗

庄严的心

那么，我的十九次的陪葬，也都被

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架成的篝火

烧成了升腾的烟

我用我的无羽的翅膀——冷漠

飞离即将欢呼的大地，没有

第一次没有拼死抓住大地——

这漂向火海的木船，没有

想要拉回它

春天的浪做着鬼脸和笑脸

把船往夏天推去，我砍断了

一直拴在船上的我的心——

那钢和铁的锚，心

冷静地沉没，第一次

没有像被晒干的蘑菇那样怨缩

第一次没有为了失宠而肿胀充血，也没有

挤出辛酸的泡沫，血沉思着

如同冬天的海，威武的流动，稍微

有些疲乏。

作为大地的挚友，我曾经忠诚